

我与粤北丹霞山的诗画情缘

□ 骆阳叶

我叫骆阳叶，1971年11月生于丹霞山下锦江河畔的黄屋新安坝村，一个被丹霞风光环抱的小乡村。打记事起，我的童年就和丹霞的山山水水绑在一起。每天一睁眼，就是朱红岩壁映着的晨光；学会说的第一句童谣，是祖辈唱给山听的调子。如今知天命之年，我仍守着这片红土地，在当地的宣传文化部门平凡的岗位上，用诗画记录它的晨昏、它的变迁，也慢慢读懂了——丹霞不仅是我血脉的源头，更是用亿万年的岩层告诉世人，好山好水不是静止的风景，而是要用心守护、用情传承的生命共同体。

一、晨雾里的启蒙：丹霞是最早的生态课本

我的童年，裹着丹霞的晨雾与泥土香。那时的丹霞还没有如今这般热闹，没有游客中心，没有观光缆车道，没有水上游船。山是静默的巨人，锦江是流淌的碧玉，祖辈们在田埂上劳作的身影，会被夕阳拉得很长，落进稻田的波光里。放学路上，我总爱绕去锦江河边，蹲在湿润的红土草地上，打开作业本用树枝炭条画远处的僧帽峰、近处的翠竹林。有时还用竹枝在锦江河面上写字，当水流过字迹时，线条会晕成朦胧的淡墨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大

自然教我的第一堂水墨画课，也是最早的生态启蒙课。

父母是地道的农民，不识几个字，更不懂“诗文书画”，却常说“山里的风光就是最好的课本”。这话我记了一辈子，后来才明白，他们说的“课本”里，藏着最朴素的生态智慧：春天不许折刚抽芽的树枝，因为树要长叶挡太阳；夏天不许在河里乱丢杂物，因为鱼要干净水活命；秋天捡板栗时要留几颗在树下，这样明年才会有新树。家里穷，买不起纸笔，我就把煤油灯的灯芯调得很暗，在废报纸上画山画水，父母从不说“费油”，只在我画



作者画作：山水相依图

完后，凑过来看看：“今天的山，比昨天更像了。”

第一次完整画出僧帽峰时，我才十岁。那天傍晚，我把画铺在门前院子里的石板上，父亲干完活回来，蹲在旁边看了很久，粗糙的手摩挲着我的头说：“这石头在你笔下，好像活了。”他没说“好看”，只说“活了”——后来我才懂，“活”是对山水最高的赞美，因为它藏着生机，藏着自然的呼吸。考上大学那天，我背着行囊走出丹霞，回头时看见父亲站在土砖房子前，晨光把他的身影镀成金色。他喊：“别忘了山里的样子。”那时我以为他说的是山的形状，多年后才明白，他是让我别忘了山里的生机，别忘了守护这份“活”的责任。

二、笔墨间的顿悟：山水之魂是生态之韵

1990年7月，我考上了韶关教育学院美术系。大学期间，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我系统学习了素描、色彩，也涉及国画、油画、水彩画、水粉画等多个专业课程，还自学啃完了《芥子园画谱》《曹全碑帖》等。西方油画讲究光影写实，中国传统笔墨追求意境传神，起初我总觉得二者难以融合。直到某个周末，我在画室里对着丹霞的照片写生创作，照片里的赤岩在阳光下泛着暖光，可画出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忽然想起童年在锦江河边的场景：雨后天

晴的丹霞，岩壁上挂着水珠，云雾在山间游走，连空气里都带着泥土的腥甜。那一刻我顿悟了：画山不必拘泥于“形似”，更要抓住山水的“魂”，而这“魂”，就是生态的韵致。

丹霞之魂，藏在四季的变化里。春天，映山红开在岩壁缝隙，松鼠在松枝间跳跃，是生命的热闹；夏天，锦江涨水，白鹭贴着水面飞，是自然的灵动；秋天，枫叶染红山谷，野果挂在枝头，是丰收的厚重；冬天，雾凇覆在岩顶，山风掠过松林，是沉静的力量。这些不是凭空想象的画面，是我从小看熟的生态图景。我开始尝试把西方的光影技法融进传统笔墨：画晨雾中的丹霞，用淡墨铺底，再以赭石色轻扫岩壁，让阳光透过雾霭的层次感显出来；画雨后的锦江，用花青调淡墨画水，再点几笔白色表现水珠，让溪水的清澈跃然纸上。

毕业前，我画了一幅《丹霞暮色图》，画面里没有具体的山峰，只有被夕阳染成橘红的天空和远处模糊的山影，题了句“丹霞不语藏生机，暮色无边纳万象”。老师看了说：“你把丹霞的‘气’画出来了。”这“气”，就是生态的气息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韵律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这份对“气”的理解，会成为我后来创作的核心——用诗画记录丹霞的生态变迁，让更多人看见绿水青山的生命力。

三、岗位上的坚守：做丹霞生态的记录者

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家乡，进了当地宣传文化部门工作，后来又成了《丹霞》杂志的编辑和《南岭风》杂志的执行主编。有人说：“你是大学科班出身，能写能画，回到山城工作，太屈才了。”可我不觉得——这份工作让我能更深入地触摸丹霞的脉搏，尤其是它的生态变迁。

那些年，我跑遍了丹霞周边的村落。去夏富村时，我遇到护林员李伯，他每天凌晨五点就上山巡林，口袋里装着塑料袋，捡游客丢的垃圾，手里还拿着本子，记录松树上的松毛虫数量。他说：“以前村里有人砍树卖钱，后来景区管得严了，大家也知道，树多了，游客才会来，日子才会好。”我把李伯的故事写成短文，还画了一幅《山间守护者》，画里的李伯背着巡山包，站在松树下，远处是丹霞的岩壁。文章发表后，有读者给杂志写信，说想加入护林志愿者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我的笔不仅能抒情，还能传递守护的力量。

去周田镇时，我看到村民们在田里种水稻，不用化肥，改用有机肥；田埂边还挖了排水沟，用来收集雨水灌溉。村支书说：“以前为了多打粮，化肥用得多了，田里的泥鳅、黄鳝都少了，溪水也没以前清了。现在搞生态农业，稻谷虽然产量少了点，但价格高

了，游客还爱来体验农耕，收入反而多了。”这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啊！我把这段经历写成诗：“田埂新挖排水沟，稻穗轻摇带露香。生态农耕传佳话，丹霞脚下好风光。”还画了一幅《丹霞春耕图》，画面里的农民弯腰插秧，田埂边有孩子在捉泥鳅，远处的丹霞山在晨光里静静矗立。

有人劝过我：“你在哪里都可以画丹霞，在经济发达地区工作，作品能卖更好的价钱，何必困在山区小县城呢？”我也曾有机会调去做行政工作，待遇优厚，前景光明。那天晚上，我独自爬上丹霞山长老峰的观日亭，月亮从岩壁后升起，把山影投在地上，像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我想起童年蹲在河边画画的样子，想起李伯巡山的背影，想起村民们种水稻的场景——如果我离开了，谁来记录这些生态变迁？谁来传递这些守护的故事？第二天，我婉拒了调岗的机会，同事说我“傻”，可我认为，能在岗位上记录丹霞的生态之美，能让更多人看见绿水青山的价值，这才是最有意义的“聪明”。

四、诗画里的传递：让生态文明住进人心

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这些年，我做的最多的事，就是用诗画宣传丹霞的生态之美。除了编杂志和做好群众文化工作之外，我还

经常组织“丹霞生态诗画展”。展出的作品里，有画山水花鸟的，有画护林员的，有画生态农业的，有画锦江保洁的，每幅画都配着诗句，背后都有真实的故事。

有一次，展览上有幅《锦江保洁图》，画的是保洁员划着小船，在锦江里捡垃圾，题诗“一船清浪一船歌，保洁不辞辛苦多。守护锦江清澈水，丹霞美景万年和”。有个游客站在画前看了很久，后来找到我说：“以前我来丹霞，也随手丢过垃圾，看了这幅画，才知道保洁员这么辛苦。以后我不仅自己不丢，还会劝身边人爱护环境。”这话让我感触很深——诗画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，是能走进人心的桥梁，能让生态文明的理念悄悄发芽。

我们单位每年暑期都举办公益书画培训班，我都积极参与，还常去村里的小学教孩子们画丹霞。不是教他们怎么画得“像”，而是带他们去山里写生，让他们认识岩壁上的植物，听鸟的叫声，摸溪水的温度。有个叫小石头的孩子，父母在珠三角打工，平时不爱说话，却爱在画里给丹霞山画上好多小房子。他说：“画了房子，爸爸妈妈就会回来住了。”我问他：“为什么想让爸爸妈妈回来？”他说：“山里的空气好，水也好，回来住身体好。”我把他的画配上诗句“丹霞山下小房子，藏着童心盼归期。绿水青山常作伴，人间最美是家园”，发

表在《丹霞》杂志上。没想到后来有企业老板看到，给村里小学捐了钱，建了文化室，还在周围种了丹霞特有的花草。现在小朋友们常去文化室读书看报，写字画画，还给花草浇水，他们说：“要把花草养得好好的，等爸爸妈妈回来看。”

这些年，我还帮老手艺人写过传记，把丹霞的传说创作成诗画。有个编竹篮的王爷爷，他编的竹篮都是用山里的毛竹，从不砍刚长的新竹。我把他的故事写成《竹编老人》，画了一幅他在竹林里选材的画，题诗“毛竹青青守丹霞，老人巧手编年华。不砍新篁留生机，匠心不负好山家”。文章发表后，很多游客来买王爷爷的竹篮。他的生意好了，还收了两个徒弟，专门教年轻人编竹篮。他说“要让大家知道，保护竹子，就是保护我们的手艺，也是保护丹霞的生态”。

五、岁月中的传承：绿水青山是永恒的约定

转眼已是知天命之年，我的鬓角添了白发，可每次爬上丹霞山，看着熟悉的岩壁，依然会像年轻时一样心跳加速。有人问我：“画了这么多年丹霞，会不会觉得腻？”我总会指着山间的云雾说：“你看，今天的云与昨天的云，形状从来不同；今年的枫叶与去年的枫叶，红的深浅也不一样。丹霞是活的，它的生态在变，

我的笔墨怎能停下？”

这些年，我的画里多了些新元素：高速公路从山间穿过，却特意绕开了原生林；返乡青年在直播间里展示丹霞的特产，身后是漫山的映山红；游客们举着手机拍丹霞，同时会主动把垃圾装进塑料袋。有人说这“破坏了传统山水的意境”，可我觉得，真正的传统从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丹霞亿万年来经历了风雨侵蚀、地质变迁，才成就了今天的模样；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与时俱进，才能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成为现实。

前些年，我儿子骆伽利大学毕业。学计算机的他在大城市深圳工作，常常帮我的丹霞山水画做视频宣传推广，还回来帮我把画作做成文创产品：把《丹霞春耕图》印在笔记本上，把《丹霞

守护者》做成书签，还开发了“丹霞生态诗画”小程序，扫码就能看到每幅画背后的生态故事。他说：“爸，你的画里藏着丹霞的生态美，我要用年轻人的方式，让更多人看见。”看着儿子忙碌的身影，我忽然觉得，守护丹霞的生态，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——就像丹霞的岩层，一层叠一层，把岁月的故事刻进时光里。

今年清明，我又去了长老峰。站在山顶，看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，山风里带着松涛与泥土的气息，锦江河像一条碧玉带，绕着丹霞流淌。我想起童年在河边画画的自己，想起父亲的叮嘱，想起李伯、王爷爷，想起小石头和他的小伙伴们。忽然明白，我这一辈子，其实只做了一件事：用诗画记录丹霞的生态之美，用坚

守守护这份绿水青山。

常有年轻人来问我，如何才能在创作的路上坚持下去。我总会带他们去看晒布岩——那片被水流冲刷出条条沟壑的岩壁，据说是女娲补天剩下的布料所化。我告诉他们：“你看这岩石，水流日复一日地冲刷，才留下了这般深刻的痕迹。守护绿水青山也一样，不必追求一时的光鲜，像水滴一样，朝着心中的方向不停歇，时光总会给你答案。”

我是骆阳叶，生于丹霞，长于丹霞，终将归于丹霞。我的笔，会一直画下去；我的诗，会一直写下去。不为名利，只为守护丹霞的这片乡土，只为传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，只为与这片红土地，赴一场永恒的生态之约。生态

（作者单位：广东省仁化县宣传部）



作者画作：红涯清音图